

狂飆青春：盧金水先生訪問紀錄

陳柏棕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

摘要

盧金水（1925-2021）是淡水清水街人，其在淡水公學校（今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小）畢業後任職淡水農會，並利用夜間於成淵學校（今臺北市立成淵高中）完成學業。戰後他續留淡水農會工作，後入臺北市中山堂服務，1990 年以總務組組長身分退休。

1944 年 4 月，盧金水應募為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因訓練期間表現優秀，被軍方選派至日本海軍砲術學校培訓。同年 11 月，其於基隆搭乘特設巡洋艦護國丸赴日，航途中所乘之船遭美軍潛艦伏擊沈沒，造成 300 名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罹難，僅 88 人倖存，盧金水即其中一人，見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激烈的時刻。

戰後淡水的有志青年自發學習中文、組織讀書會、利用清晨清掃街道，將日本時代習得之愛國觀念轉移到新政權。集聚的青年其後組成淡水青年隊，在二二八期間擔負維持治安任務，1947 年 3 月 3 日，青年隊欲接管淡水駐軍武裝，前往水規頭的國軍營區接收槍械，遭軍隊開槍驅離。事後，青年隊受到國軍清算，隊員吳有德（1925-1947）被逮捕槍決，其餘成員或逃亡、或辦理自新。水規頭事件僅存少數零星記錄，缺少當事人說法，盧金水為青年隊要角，藉由其口說呈現第一線參與者見聞，將補足所缺。盧氏尚且為該事件中犧牲者吳有德密友，亦得對受難者形象有具體的側寫，為逝者留下證言。

關鍵字：盧金水、護國丸、海軍特別志願兵、二二八事件



圖 1 盧金水先生

採訪人：陳柏棕

採訪時間：2009 年 10 月 11 日、10 月 22 日

2010 年 04 月 13 日、06 月 01 日

2011 年 12 月 23 日

2015 年 09 月 18 日

地 點：臺北市北投區大興街

陳臣銅（中川義夫）寓所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 602 號 麥當勞士林餐廳

臺北市士林區福榮街 盧金水自宅

壹、淡水農會食頭路

大正 14 年（1925），我在淡水出生。在我幼少時代，家父外出在暖暖的礦業公司擔任事務工作，由於只是受薪階層，加上我們不是農家，沒有土地可以立足，家庭生活相當清苦。

我在 8 歲時進淡水公學校（今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小）讀書，14 歲畢業後就到淡水農會工作。在臺灣的公家機關，日本人職員、臺灣人職員都有，但在農會裡可說是純粹以臺灣人為主，是一個臺灣人意識比較濃厚的環境。我從月薪 9 圓的給仕（きゅうじ）做起，通常給仕都有成為正式事務員的機會，我在 17 歲時就成為正式的事務員，到了 20 歲便升任為信用部主任。我頭腦算還不錯，經過工作幾年之後，業務的中心就慢慢轉到我身上。

在農會工作晚上要輪流值班，那些有老婆的人不想值晚班，我年輕又沒有家累，他們就把值班全丟給我，錢讓給來我賺。後來我雖然要到成淵上課，但也不打緊，傍晚由他們先值班，9 點多下課再回來換班。我從十幾歲開始就是這樣每天幫人值班，索性就在農會裡生活，我當上事務員後有 4、5 年間就直接住在農會裡面。

貳、自學進入成淵學校

日本時代臺灣的初等教育很普遍，就學率號稱已達適齡學童的 70、80%，但中等以上的學校則少得可憐，貧苦大眾的子弟要進中等學校是一種奢望。經濟情況不好，或其他因素無法就讀中學，想要求學上進的人，只能另求他途。

通信教育是途徑之一，也就是自行購買每月發刊的講義錄進行自主學習，再報考臺灣總督府舉辦的「專門學校入學者檢定試驗」。專檢共有 12 門考科，可以分次考，12 門考科全部通過的人，便可以取得中學同等學歷

資格。例如著名的早稻田大學校外部也發行中等及職業學校講義錄，嘉惠失學的少年。

年輕人就讀夜間學校也是求學上進的另一道途徑。成淵學校是當時臺灣唯一的夜間中學，由後藤新平創辦。後藤之所以創辦這間學校，依我的瞭解是因為當時臺灣的總督、官吏、到下層的給仕都是從日本派來，他在就任民政長官期間，眼看這些年輕給仕們苦無上進之路，為了讓他們有進修的管道，而創辦成淵夜間中學校。成淵學校早期以招收日本人為主，也收少數臺灣學生，後來臺灣學生反倒成為多數。一般正規中學學制為五年制，成淵學校則分有預科二年制、本科三年制，還設有專為培育文官的別科。¹由於學校的老師多由總督府現任官員調派而來，所以成淵的畢業生參加總督府文官考試及格的比例相當高。

我因為無法就讀普通中學，在淡水農會工作不久，開始購買早稻田大學校外部發行的中等學校講義錄自修，兩年後考取成淵學校本科，通常唸本科的人都具備公學校高等科畢業的程度。我白天在農會上班，晚上去讀成淵，3年之後，也就是昭和19年（1944）3月，從成淵學校畢業，取得了中學學歷。

參、不是自願的志願兵

志願兵制度從正式發令實施前，政府便展開政策宣傳，到處都是志願兵的消息，不斷傳誦志願兵制度在臺灣實行是臺灣人的最大光榮，當志願兵是

1 1897年8月，由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古谷傳氏發起之研修會，借總督府（清市政使司衙門，今中山堂址）內之舞樂堂為址，限民政部所屬基層職員為對象，於每日上班前二小時，授以修身、日語、算術等智德教育，此為成淵中學之濫觴。1898年8月，於臺北市內南門街新築小規模之校舍，改訂組織規程，為東門學校。1906年4月，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關懷業餘苦學青年之教育，要求促進適合時代潮流之教育，諭示重建校舍，擴張教育事業，乃於同年7月合併「私立臺灣學習會」，命名「成淵學校」。1909年4月1日分設預科、本科、高等科。預科招收小學畢業生，修業二年；本科供修畢預科升學外，亦招收小學高等科二年畢業者就讀，修業三年，修習修身、國語、漢文、書法、地理、歷史、數學、博物、物理、化學、英語、音樂及體操等課程；本科畢業同於舊制五年中學學制。1913年添設「別科」，授以應考普通文官考試所需之法律、經濟、行政等專門科目，招收本科畢業之中學畢業生，修業一年，同於專科學制。1922年12月立案為「私立成淵學校」。1941年4月1日，奉准改稱私立成淵中學。參考「認識成淵」網站，網址：<http://163.21.105.19/teacher/post/176/1736>。（2021年1月19日查詢）

盡忠報國的實際表現，企圖要造成一股風氣。所有的年輕人在當時都被叫去當兵，除了日本人以外，也有認同日本的臺灣人，這些長輩或者同儕不時會來關切你有沒有去報名志願兵？警察更是不用說了，管區內有多少人去志願是他的職責所在，況且當警察來問你要不要去志願時，是絕對不可能拒絕他的。因此名義上是招募志願兵，但大部分的人卻不是自願的。那時候整個社會風氣都是朝著那個方向走，就算心裡面有其他想法也不能表達出來，只能隨著那樣的潮流前進。所以可以說是環境逼使我不得不去志願。

另一方面，從昭和 19 年這一年開始，日本在臺灣實施徵兵令，² 若現在不去當志願兵，到時候也會被徵兵，與其如此倒不如早點去當兵，而且以志願兵的名義也比較好聽。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就去寫了志願書。

志願兵甄選筆試只考國語（日語）和算術兩科，臺北州筆試合格的人，在公會堂（今臺北市中山堂）進行體格檢查，並由訓練所（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派人來口試。主考官首先就問我：「你為什麼要志願海軍？」他看到我猶豫的神情，便翻看手邊我的個人資料，可能瞭解到我是家裡經濟的主要來源，即向我表示國家會替我好好照顧家庭，要我安心去當兵。誠如他所言，日本政府對出征軍人家庭確實照顧，我去當兵時原本在農會的職務不但被保留下來，每個月還發三分之一的薪水給我，而且政府給我和我家人的配給都和日本人同等級，可以說對我的家庭幫助很大。

結束志願兵的考試後，我便有應該會合格的覺悟，因為當時日本兵員極缺，人多來一個是一個，又特別是我們這些受過教育的人，是一定會被調去當兵的。果然不久之後，我在昭和 19 年 3 月就收到了錄取通知。而成淵的

2 徵兵令應為昭和 18 年（1943）公布。昭和 18 年 9 月 23 日，由臺灣軍司令部、高雄警備府、臺灣總督府共同發表，宣布對臺灣實施徵兵制，預定於昭和 20 年（1945）正式徵集。參看「臺灣日誌資料庫」<http://libdata.ascc.sinica.edu.tw:8080/twchrapp/start.htm>。（2021 年 1 月 19 日查詢）

同學有不少人則被軍方徵調當海軍工員，到日本神奈川的空 C 廠製造飛機，³也有一部分人當了海軍志願兵，特別是第三期之後的梯次。

肆、新兵訓練

日本海軍新兵訓練中心稱做海兵團，但當時日本人對臺灣人加入軍隊仍抱有不信任感，所以由總督府另外設立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做為臺灣籍士兵的先前訓練，一、二期的海軍志願兵還要經過訓練所的訓練，才能進入海兵團。第一期訓練了 6 個月，我們第二期訓練 4 個月，後來戰地人力吃緊，兵員實在是不夠，在日本國內甚至出現社長級人物都被徵調當兵的情況，已經不允許長時間的新兵訓練，同時也因為一、二期生表現良好，從第三期開始，訓練所便被廢除。從這時候開始，臺灣人就和日本人一樣，直接進到海兵團當兵。⁴

昭和 19 年 3 月 31 日，出身臺北州的志願兵要出發到訓練所當天，先在臺北州廳前集合，也就是現在的監察院，再一起坐火車下去高雄左營。第二天舉行入所式，接著展開訓練，期間若有身體不好、或跟不上進度的人就會被淘汰。第一期臺灣海軍志願兵結訓後，日本海軍得到一個訊息，那就是臺灣人可以訓練，而且能力不輸日本人，老實說我認為臺灣人比日本人更優秀。

訓練所和海兵團的性質相同，訓練相當艱苦，令人一點也沒辦法輕鬆。普通學科除教授國語（日語）、歷史、地理、算術這些科目外，還有精神訓

3 空 C 廠即 1943 年 5 月成立於海軍航空技術廠內，預定月產小型及中型飛機各百架。至 1944 年 4 月，再更名為高座海軍工廠。見陳柏棕，〈臺灣囚仔造飛機：臺灣少年工〉，《臺灣學通訊》81（2014 年 5 月），頁 24-25。

4 因應戰局發展，且時間緊迫緣故，現實條件已不容許長時間的新兵培訓，因此，日本內閣發布〈海軍特別志願兵令〉改正令，並於 1944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原本志願者需入訓練所，受一定訓育後，經認為適格者，方許可進入海兵團之規定，現根據改正令，廢除訓練所，改為直接進入海兵團受訓。故第二期海軍志願兵在訓練所受訓 3 個月後，便於該年（1944）8 月 1 日進入海兵團受訓。而自第三期開始，因法令修改，宣布取消為期 6 個月的海軍預備訓練，於招募錄取後，即以二等兵身分直接進入海兵團服役。見陳柏棕，〈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臺北：國史館，2013 年），頁 122-123。

話。術科方面則有體能、游泳、划船、手旗信號、刺槍術、對抗試合（比賽）等等……，而且樣樣都要考試。

我們從昭和 19 年 4 月進入訓練所，至 7 月底結訓，一共在訓練所訓練了 4 個月。結訓典禮時，在 10 個分隊當中，分別頒給各分隊第一名「總督賞」。我在農會工作曾學過會計，數學能力還算不錯，分隊考試成績都由我經手統計，對分數的事一清二楚，某分隊總成績排名第一的人未改日本姓名，依分隊士的意思，打算將總督賞頒給改了日本名字的第二名，於是派班長和我打聲招呼，交代由操行成績來動手腳。操行分數滿分 200 分，原本排第二名的人得到滿分，第一名只有 197 分，如此一來第二名總分便高於原先的第一名 0.5 分。當時的訓練機構相當在意被當成模範表揚的人是不是改了日本姓名，這是在訓練所的親眼見聞。

伍、要「志願」派往前線

我們從訓練所結業還不是正式軍人，在昭和 19 年 8 月 1 日，要進到高雄海兵團接受正規的海軍訓練。在此之前要選擇兵科，由於我們班長是水兵出身，當然就要大家當水兵。

結訓典禮後，我利用一個禮拜的假期從高雄回到淡水。當 7 月 31 日要前往海兵團報到當天，淡水郡役所還特為我們這些淡水子弟舉辦送別會，在郡役所前的露天廣場，豎立著許多朋友、親屬或保正所送、上面寫著「祝某某入團」字樣的長布旗，⁵ 郡守特地為我們斟酒祝福，在樂隊的奏樂聲引領下，手持長布旗前來送行的家屬、朋友、同學，一路歡送我們到火車站。記得在前來送行的人群裡，有位深受臺灣自治運動影響、年紀大我 10 歲左右的前輩曾對我說：「你在戰場時槍口記得向對邊啊！」這句意味深遠的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5 日本陸軍軍人進入兵營服役稱「入營」，海軍新兵於海兵團入伍受訓則稱「入團」。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7 年），頁 219-220、281。

我們到海兵團後就展開正式的海軍訓練，結業後填寫自己想要分派的地點，雖然可以填 4 個志願，但受到班長要求下，我們每個人的 4 個志願都寫上要到前線去，我後來則是被派往日本海軍學校培訓。

當第一期生畢業的時候，海軍仍不確定臺灣人值不值得進一步培育，所以有部分人留在海兵團、或是派到高雄當地的部隊，暫時沒被分派出去，直到第二期生訓練完畢，軍方才讓臺灣人到海軍學校深造。我認為海軍之所以決定讓臺灣人到日本海軍學校進修，除了是第一、二期訓練生表現相當優秀外，同時是要做給臺灣人看，凸顯臺灣人來當兵，海軍會一視同仁將優秀者送往軍事學校培育。10 月底，我們在海兵團還沒畢業，就被告知要被派往日本海軍學校，先前留在高雄的部分第一期訓練生，也和我們一起派到日本深造。

日本海軍還在我們第二期的 2,000 人裡挑選 50 人去當飛行兵。我們從海兵團結業時，第一期有一些人還留在高雄，所以我不清楚他們是否有人被選上。⁶我也參加過飛行兵的甄選，並順利通過學科考試，但在體能檢查時沒能過關。那時所謂的飛行兵，我認為只是訓練駕駛飛機起飛與俯衝，也就是俗稱的自殺隊（特攻隊）。終戰後聽他們說當時出任務的日期都已經安排好，幸好在還沒正式出擊前，戰爭就結束了，最後沒有人喪生。

我們在昭和 19 年 8 月進入海兵團，到 11 月時結業，共受訓 3 個月。由海兵團畢業後，給了我們幾天休假回家準備，但被長官交代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分派地點，只和家人說會到比較冷的地方，需要準備一些在寒帶穿的衫褲，像是用來保暖的內衣、衛生衣，雖然沒有明說要被分派到哪裡，但就知道不是要到南洋，因為去南洋就用不著帶衛生衣了。幾天過後，全員再回到海兵團，要去海軍學校的人，有些直接在高雄搭船，我們水兵 300 人則被安排到基隆坐船。

6 海軍特別志願兵徵募之兵科，雖無飛行兵之選項，但在附帶規定中則記載「採用海軍兵役者，可志願為飛行兵」的補充條件，故亦以少量甄選的方式採用相關人員。1944 年 10 月，舉行飛行預科練生內部選拔考試，從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中，選取日語讀寫、數學、教養優秀者。最後錄取一期生 13 名、二期生 37 名，合計共 50 名飛行兵。見陳柏棕，《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頁 118-119。

陸、護國丸事故

昭和 19 年 11 月 3 日夜間，我們從高雄坐火車前往基隆。到達基隆後，300 人分別住在不同地方，我被安排住進臺電宿舍。11 月 7 日清晨，一行人在宿舍門口集合，整裝後步行到基隆港，天還沒亮就到船下準備乘船，在登船後沒多久就出發了。

在船上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船艙裡，但每個人要輪流站哨，船的四周圍都有人看守，觀看海上有無異樣。受攻擊的前一日，我覺得身體很不舒服，除了站崗外，其他時間都在船艙裡躺著睡覺，往好處想的話，這麼一來也保持了體力。由於都在船艙裡休息，到 10 日凌晨已經睡不著，覺得精神很好，眼看就要上岸，乾脆就先把海軍深藍色的冬裝軍服穿好，圍好腰圍子（はらまき，即用來束腰或使腰部保暖的織物），衫褲全都穿好。凌晨兩點多，同船艙的幾個朋友也已清醒，大家圍在一起聊天。正當我拿給他們看帶來的「萬年筆」（まんねんひつ，鋼筆）時，船就被攻擊了。

被魚雷打中時，發出巨大的聲響，隨即向左傾斜，船艙內的電燈立刻熄滅，由於沒有得到命令，我們仍待在船艙內裡不敢亂動。我利用機會，把從家裡帶來的人蔘、甜粿往身上塞，但後來因為浸泡海水，膨脹起來不能吃了。也圍上帶來的千人針、千人力、還有國旗。我會把國旗圍在身上，不是想表達愛國情操，是為了要保暖。

隨後就聽到船艙內的揚聲器（スピーカー，Speaker）發布「全員上甲板」的命令。當時有很多人和我們一樣，沒有命令就不敢離開船艙，但從被魚雷擊中到沉船，前後不過 20 分鐘左右，有許多人來不及上到甲板，淹死在船艙裡面。

上到甲板後，聽見艦長用廣播安撫船上人員，他說：「大家放心，我們這艘船依現在情況還能撐下去，沒有問題！」就在這個時候，在甲板上發現右舷遠處浮出水面的敵艦，不一會又潛入海裡。因船受損傾斜的緣故，救生

艇都流到海裡，唯一沒有流掉的救生艇，趕緊讓一名孩童坐上逃生，正當大家合力將救生艇由船上放到海面之際，海上突然出現雷跡，瞬間救生艇受撞擊翻覆，魚雷並順勢擊中右舷。這一擊之後，艦長就宣布撤退了。

艦長宣布退艦時，說話的語氣仍舊很沈著，他說：「你們要好好的活下去，但不要忘記今天！」自己留在船上，與船共生死。要離船的時候，我第一個念頭想到的不是會不會死，只想到現在是 11 月，下到海裡一定很冷。沒多久，船的傾斜幅度加大，我便直接從右舷滑落海裡。落海後轉過身看，護國丸正由尾部急速斜沈，旋被沈船漩渦向下拉，不曉得沈入海裡多深、多久，吃了很多水，才又浮出海面。凌晨 4 點多鐘，天是黑的，完全不知道身在何處。

天亮之後，漂浮在海上的人被海流拉開距離，相互激勵的軍歌聲也停止了。我抱著求生的木板四邊都有人攀抱，好幾次冷到受不了，想爬到木板上，但立刻被制止，因為這麼一來木板就無法取得平衡。當然也有其他人想爬上木板的時候，同樣也被大家制止，爬上爬下的情況就這樣不斷發生。後來在我對面攀抱木板的日本船員承受不住，虛弱地說：「我已經不行了……。」（俺はもう駄目だ）便推開木板，然後沉入海底……。我眼睜睜看著他沉下去，卻連說句鼓勵的話的力氣都沒有，那個人的面孔，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

後來有船來搭救我們，我記得是一艘小型的海軍艦艇。他們由船上丟繩子下來，要我們將繩子綑綁在身上再拉上船，從落海到被救起，我在海裡超過 10 個小時。因為身上又油又濕，上船後就將我們的衫褲全部脫掉，身上連內褲都沒有，然後給了一條毛毯來包裹身體。被救上船後，我待在機關室旁邊，不知道時間究竟過了多久船才靠岸。

到達佐世保時，⁷ 差不多是晚間 6、7 點，一到碼頭毯子就被收回去，光

7 佐世保軍港，位於日本長崎縣，戰時屬第三海軍區。見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編，《海軍讀本》（東京：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1940 年），頁 258-259。

溜溜上岸。我很感激在軍需部的女性工作人員，她們完全不介意，有的人還流著眼淚，斟熱茶給光著身體的我們喝。接著軍用卡車將我們載往佐世保海兵團，集中在講堂裡安置，送來的衫褲還是短袖的夏季制服，一直要到學校時我們才換上冬季制服。那一夜，海兵團還準備稀飯給我們吃，因為又累又餓，覺得稀飯真是美味。

在船難死亡的 324 人裡，臺灣兵佔 212 個。我們生存下來的 88 人中，到達佐世保時有 11 人因傷被送往海軍醫院救治。在第三天離開佐世保時也只有 77 人，入院的 11 名同年兵，並不清楚他們之後的處境，戰後亦無任何信息。

柒、館山海軍砲術學校

我們因為沈船的緣故，到海軍學校報到的時間已有延遲，在佐世保僅僅休息兩天，就搭乘火車出發。列車到達鳥栖（とすし）站時，⁸月臺上廣播「鳥栖—鳥栖—」的聲音，到現在仍舊記得非常清楚。我們在鳥栖下車後，準備換乘九州幹線（今鹿兒島幹線）前往館山砲術學校。在鳥栖車站等車已經是半夜了，氣溫很低，身上又只穿著短袖制服，凍得不得了，領隊的下士官於是命令大家跑步來增加體溫。

我們這批到海軍學校培訓的 300 名海軍志願兵，主要派入對潛學校、橫須賀航海學校，以及館山砲術學校等，到對潛學校的人最少，戰後舉辦的同學、同年會也沒有對潛學校的人出席。當時最要緊的是對空戰，大部分人都是進到館山砲術學校。我們是砲術學校第十二期學生，在學校制服名牌號碼前加有「特」字，又被稱為「特十二期」，至於「特」字代表的意義，我不太明白，不知道是不是指特別志願兵？

8 鳥栖是位在日本九州佐賀縣東部的城市，是九州主要的交通中心，鳥栖車站是鹿兒島本線與長崎本線的分岐點。

我們在學校被分成高角砲班、高角機槍班、陸戰班，高角砲是防空砲的主力，高角機槍則是 25 厘米對空機槍，專門對付俯衝式戰鬥機，陸戰班即在組訓陸戰隊。我被分配到高角機槍班，班上沒有日本人，由朝鮮人和臺灣人同班訓練，雙方人數原本各約 100 人，由於我們遭遇沈船，失去不少人，雖有少數從高雄搭船過來的人加入，但人數還是損失超過一半。班上的朝鮮人很團結，讓人無法小看，而且他們對日本人的反感態度更勝過我們。

我們在學校每天從早上 6 點開始訓練，直到晚上 9 點才結束一天課程，中間幾乎沒有休息的機會，可以說從早到晚不停地訓練。高角機槍班的學員原本預計花一年時間學習操作所有的防空武器，後來因為時局緊迫，改以專業化培育方式，要求我們專精操作特定武器即可，其餘僅在課堂上口頭說明，沒有實際操作，就像訓練特攻隊一樣，只要學會把飛機開上去，到達目的地後飛下去衝撞敵艦就可以了。

捌、早晚會死的覺悟

高角機槍班是館砲校最快畢業的一班，受訓 3 個月就結業，並被派往臺灣，高角砲班、陸戰班在結業後已無船可搭，到戰爭結束為止都留在日本。高角機槍班優先被派回臺灣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是防空戰為當時軍方的第一要務，機槍班特別重要，急需被部署到戰地，臺灣又可能是盟軍登陸地點，被日軍視為重要的戰地之一，理所當然被派回臺灣。另外的考量也許是要宣傳臺灣人到日本海軍學校進修的具體成果，當作鼓勵臺灣人從軍的宣傳樣板，我想可能同時存在這種目的。

高角機槍班在昭和 20 年 2 月 21 日乘船離開佐世保，船隻先航向朝鮮，再順著中國沿海南下，經舟山群島、澎湖，再到臺灣。我們坐了十幾天的船，抵達基隆已經是 3 月 9 日。再度回到臺灣，我其實沒有特別的感覺，無論是身心都麻木了，早就抱著反正早晚會死的覺悟。

我被派入高雄警備隊第五十分隊，防守的砲台在高雄警備府的屋頂。當時在高雄警備府屋頂上，裝設兩台二連裝的對空機槍，對空機槍不是單人操作，有發射與調整砲身上下的人，還有負責砲身旋轉、搬運及裝填砲彈的人，加上指揮的士官，一共要 7 個人才有辦法操縱。

因為高雄是軍事要地，幾乎每天都有敵機來襲，當敵機飛行高度太高，防空機槍無法達到有效射擊範圍時，就只能眼巴巴看著敵機在上空飛舞。一旦敵機俯衝下來，我們便會毫不猶豫開槍射擊，但很少擊中目標，說真的他們慌我們也慌，要是真的打到了，還真是運氣好。

那時候有許多同年兵在高雄警備隊服役，分別駐守在不同砲台，我們經常會用電話聯絡彼此，某次通話到一半遇到敵機來襲，幾分鐘後再撥過去，電話就撥不通了，隨後便得知他們陣地全滅的消息。當陣地被炸彈擊中，必然逃不過全滅的命運，在戰場上就是這麼殘酷。

玖、終戰

日本海軍為因應敵軍登陸，將總部由左營遷往壽山，負責守備總部的高警隊也把陣地移到那裡。昭和 20 年 8 月 10 日，隊上有位臺灣兵因作業不慎，誤觸高壓電身亡，他的大哥來部隊領取遺骨時，曾向我們透露日本可能快戰敗的消息，戰爭快結束的事，他說是看了美軍投下的宣傳單才知道。美軍當時不但密集轟炸臺灣，同時撒下宣傳單，從臺灣頭到臺灣尾，天天都有大量的宣傳單被撒下來，傳單上面通常寫著「日本已經不行了、臺灣兵要投降」這類訊息，連我們在山上都看得到美國的宣傳單，但大家仍然堅信日本絕對不會投降。

8 月 15 日，天皇玉音放送，正式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我們那時正在陣地裡忙著防空機槍日常保養作業，況且身分只是一般兵，不是士官階級，也沒有機會親耳聽到放送，但還是在當天就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知道戰爭

結束了，我覺得很高興，只是不能表現出來而已，我想大部分臺灣人都有同樣的心情。終戰日後過了幾天，分隊士碰到我，不懷好意的說：「盧金（ルキン），終戰後你越來越肥了，好像很高興的樣子？」聽到他這句話，我嚇了一跳，之後就不太敢吃太多東西。那時候還有下士官帶一些人與裝備到山上去，表示要繼續打持久的游擊戰，直到日軍要遣送回日本前夕才下山歸隊。

8月15日過後，日子過得相當忙碌，忙著整備要移交的武器，一直到9月1日本軍方才讓我們回家。由臺灣兵先行解散，日本兵則集體遣送，在臺灣的日本人是安全被送回去的。我記得離開軍隊時，每人都領到一千圓左右，在軍隊裡一個兵曹的薪水才不過50圓，所以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目。另外，軍方還允許我們將毛毯、深藍色海軍服與卡其色戰鬥服各帶一套回家。

拾、參加淡水青年隊

戰後我在淡水農會復職，有段時間我對政治很有興趣，看了很多報紙、書刊、雜誌，認真讀《三民主義》、《建國方略》，連中國的歷史（書）也「挖」出來看。我那時候很有祖國觀念，是標準的中國青年，想要做一個好的中國人，比他們外省人有更強的愛國意識。但是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們看到前來接收的中國兵實在太不像樣，什麼便宜都想佔，德性還很差，亂吐口水、擤了鼻涕就甩在地上，這才發現原來「祖國」就是這個樣子，覺得相當失望，甚至是反感。

此外，我還加入淡水青年隊。淡水的少年囡仔組織青年隊沒有什麼特別目的，我們這些20出頭的人，過去在日本時代就開始參加青年團等等各種組織，多少已有一起共事的雛型，靠著這樣的集會、成隊精神，自然就集合起來，完全是自發性的。青年隊的成員以當過日本兵的少年囡仔為主，人數約有近百人，有日本軍隊的紀律在，也比較好做事，每天早上5點鐘起床就

去打掃淡水的街道。隊長是由家裡開布店，一個姓吳的人擔任，他在唸中學時受徵召當兵，戰爭結束後以陸軍少尉身分退役，我才只是兵長而已，於是在成立青年隊時，一些淡中的學生囡仔就找他來領導。

拾壹、接收武器

我們這些青年隊的少年家白天上班，晚上就聚在圖書館一起讀書、學中文，淡水著名畫家楊三郎要是臺北發生了什麼事情，回來便會跑來告訴我們。我記得二二八那天他從臺北回來，立刻就跟大家說在臺北的大稻埕發生兵仔打人的事情，我們馬上就展開行動了。

二二八正「壞」（指事態混亂）的時候，在淡水有很多外省人被打，會去打人的多半都是鱸鰻（lôo-muâ，流氓）這類人，因為他們和外省人常有利益上的衝突，便趁亂動手打人。但是淡水當地居民不願讓軍隊進到街內維持秩序，警察也沒有實質的權力，治安方面就交由青年隊來負責。我們將軍隊阻絕在淡水街外，駐紮在海邊的中國兵仔若要進到街內買菜，必須先派人通知青年隊，我們再派人帶他們進來。

青年隊要維持治安，手上卻沒有武器，因此打算向在淡水的中國軍隊借用。我們先到淡水車站的鐵路警察隊接收武器，中國兵一看到我們靠過去，立刻就掏出槍來，青年隊的幾個少年家徒手就把槍給搶了過來。我們過去受到日本人教育影響，不把中國兵看在眼裡，事實上實力也比他們強，一下子便將鐵路警察隊裡的 5、6 個人「武裝解除」（制伏），把他們的幾十枝槍全部接收過來，長、短槍都有。

鐵路警察隊裡的槍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還有水上機場的武器。⁹戰後

9 淡水水上機場，由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基隆築港出張所長吉村善臣負責設計規劃，第一期工程預計於 1941 年初完成，供該年 7 月 19 日新開設的「淡水曼谷線」之用，同年 12 月 12 日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再由民航轉為「軍用定期航線」所用。1943 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由勝轉敗，為防堵美軍潛艦在臺灣北部附近海域的攻擊，該年 11 月淡水水上機場改編為海軍轄下的淡水航空基地，並配置水上偵察機及小型掃雷艇等部隊，以執行臺灣北部海域「對潛掃蕩」任務。該用地在戰後由中國空軍接收，並將氣象聯隊設置於此，現已搬離。參考曾令毅，〈「航空南進」與太平洋戰爭：淡水水上機場的設立與發展〉，《臺灣文獻》63：2（2012 年 6 月），頁 162、180；洪致文，《不沈航母：臺灣島內飛行場百年發展史》（臺北：洪致文自費出版，2015 年），頁 88。

水上機場被中國軍接管，人員一併由他們管理，姓杜的海軍志願兵同年兵戰時在機場當兵，後來就留在那裡食頭路（tsiah-thâu-lōo，上班），負責管理武器裝備。他也是青年隊的人，在機場的武器就由他來接收。

以我為中心的少數幾個人，是青年隊裡的實力派，實際行事差不多全是由我們掌握，接收來的槍都由我來保管。我晚上不住家裡，每天幫忙同事值晚班，就直接住在農會。淡水農會分成專門在辦公的事務所及倉庫兩處，淡水鎮公所隔壁是第一信用合作社，再過來就是農會的事務所，倉庫則在淡水車站方向再過去的地方。我主要在事務所這邊辦公，倉庫也是交給我管理，所以接收來的槍就擺進倉庫收存。

我們去接收來的槍並沒有實際拿來用，又不是真要和中國軍相殺，青年隊只是維持治安，配短槍到街上巡邏就已經很體面了，但是其他人認為這樣還不行，怎麼可以只有幾個人有槍，必須全隊武裝才可以。「青盲毋驚銃」（tshenn-mê m kiann tshìng，瞎子不怕槍，指不知道害怕的意思），儼面儼面（gām-bīn gām-bīn，無知做出不適宜的蠢事），接下來由青年隊的隊長擔當指揮官，說要帶我們去在水梘頭的實戰部隊接收他們的武器。¹⁰

拾貳、二二八「水梘頭事件」

淡水的主要道路有兩條，一條環著海岸，另一條通往山上，也就是到水梘頭的方向，有一支中國軍就駐紮在那裡。大白天我們青年隊兵分二路到水梘頭的兵營接收武器，由隊長帶領的3、40人大搖大擺直接從大路上山，我領導的另外一隊則由小路繞道迂迴而上。

人家說起來到底是正式的兵，我們太過膨風（phòng-hong，自大），行動被人事先通報，早就讓水梘頭上面的軍隊知道淡水少年家要來拿武器。我

10 源於此地有天然泉源，農人以竹管引流灌溉而取其名，位於淡水東側地帶，範圍大致為今水源里不含西南端凸出部分、樹興里東北部條狀地區。

們這隊在接近距離兵營差不多 100 公尺的地方，就聽見他們的機關槍掃射的聲音，這時人也靠不過去，隊長便倉促宣布撤退，大家嚇壞了，趕緊折返下山。

中國軍在這件事情結束後，沒有馬上來找麻煩，主要是因為淡水街當時仍由青年隊控制，他們手上雖然有武器，卻沒有那麼勇敢，在沒有新的武力當後盾的情況也不敢亂來。他們要進來街裡買東西、買菜，還是照規矩來，由青年隊派人帶他們進來、帶他們出去。

總之，在二二八期間，青年隊只有維持治安，沒有做過任何壞事，從來沒有想過要跟中國軍爭其他的。但青年隊去接收武器的事，讓他們不可能留下好印象，也吞不下這口氣，等到新的支援武力一到，靠山來了，還是要「辦」我們。

拾參、交回接收的武器

淡水青年隊是等到由中國大陸新調派過來的軍隊進入淡水才解散。新來的軍隊抵達後宣布戒嚴，將淡水的治安權要了回去，並派人通知青年隊把過去拿走的槍全部交出來，一枝槍也不能少，指定放到農會倉庫門口，再派人來取走。由於我每天在農會工作、生活，青年隊接收來的槍也都由我管，我就放在農會倉庫，所以只是把槍從裡面搬到外面，等於就是交回了，除了晚上曾去試槍，用掉的一些子彈之外，其他該還的東西一樣也沒少，全部還給人家。

至於青年隊從機場接收過來的武器，則由原來負責接收的人拿回去交還。我們還拆開了幾枚炸彈，取出裡面的火藥，做成手榴彈，後來全部丟入淡水港拋棄，在機場裡的炸彈因此少了好幾枚。老實說戰後中國兵仔來接管機場，但管理武器的是我們青年隊的人，他們根本搞不清楚裡面有什麼東西，甚至不知道槍已經被人拿走了。

拾肆、秋後算帳，吳有德之死

新派調來的軍隊不但命令青年隊交還武器，同時開始抓青年隊的人。我認為青年隊沒有做得太超過，在二二八期間只是禁止中國軍進到淡水街內，他們要買菜就照規矩進來，治安交由青年隊來維持，雙方有這樣的默契在，一直要到發生這件事情（指水梘頭事件），青年隊和淡水的中國軍隊才稍微有衝突。總說一句，不是說我們犯了什麼罪，是因為他們的軍隊過去曾受到青年隊的威脅，現在新的軍隊一來，就要給我們下馬威，吳有德就是這樣死的。¹¹

吳有德是我年輕時最好的朋友，我跟他是公學校同窗（tông-tshong，同學），從小就玩在一起，關係很密切。日本時代我在農會工作，每天晚上幫人值班，朋友們輪流來陪我，農會就成為我們這群年紀相仿的少年家集會中心，吳有德就住在農會對面，沒事便常和其他人跑來找我，大家一起在農會洗澡、過夜，每晚熱鬧得很。吳有德白天在淡水郡役所食頭路，也利用晚間去讀成淵，是在我之後入學的，晚我兩期的樣子，不過他沒有完成學業，只是去「沾」一下而已。我從成淵畢業就去當兵了，日本人那時候開始在臺灣徵兵，¹² 吳有德後來去當陸軍，但沒有被派到海外。

由於青年隊隊員後來被冠上反叛份子罪名，中國兵仔找來淡水的鱸鰻帶路，要來抓青年隊的少年家。淡水是這個小地方，活動的人就這幾個，我是其中的一個，吳有德也是，我跟他都是在淡水青年隊裡最活躍的人物之一，

11 吳有德（1925-1947），淡水東興街人。其先祖由福建梅溪遷居滬尾街，起初經營染布店，後改營米穀業，店舖位在今淡水中正路的「吳益成商號」。其於淡水公學校（第36屆）畢業，續讀高等科（第11屆），其後任職於淡水郡役所教育係。1944年4月與李雪月結婚。戰後因二二八水梘頭事件，被槍決於關渡埔頂。新北市淡水區公所，《淡水鎮志下冊》（新北市：新北市淡水區公所，2013年），頁314-315。

12 1943年9月23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於1945年8月在臺灣進行徵兵，以1924年12月1日至1925年11月30日出生者為主要召集對象。然由於美軍進逼，日軍急需補充兵源，遂將臺灣徵兵制提前於1944年4月19日公布，並於9月1日施行。1944年12月開始到1945年1月間，臺灣總督府對全島適齡青年45,726人施行兵役檢查，1945年2月後陸續入營服役。參見沈昱廷，〈日治末期臺灣陸軍部隊之駐防、作戰與臺人動員〉（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8年），頁234-235。

早就被軍方列入黑名單，所以兵仔還沒來抓人，我見苗頭不對就先跑了，和其他青年隊隊員準備躲到淡水山上。果不其然他們到我家要來抓我，我媽跟這些登門的人說我不在家，不知道我人在哪裡，這些人便把她押到農會，要逼問出我的下落。到了農會後，我媽向職員問：「我們家金水呢？」他們說我沒有來上班，因為找不到人，最後只好把她放了。我媽其實當然知道我在哪裡，我人在淡水哪座山上、住在誰家一清二楚。

我要逃到山上的當晚曾到吳有德他家，問他要不要和我一塊走，他說我們沒有做壞事，為什麼要跑？我叫他走他不走，實在拿他沒辦法，他不瞭解中國人的厲害，雖說我們確實沒有做什麼不好的事，但有組織的行動就是不行。加上他那時候已經有妻子了，留妻子在家他放不下心，走不了。吳有德當時負責保管青年隊的名冊，我要離開前問他：「你名冊處理了沒？」他說處理了，要是名冊沒有燒毀，落入中國軍之手，後來可能會有更多人犧牲。

隔天，吳有德就在家裡被中國兵仔逮捕，兩天後在關渡埔頂被槍斃。¹³照當時的情況，換做我們被抓也是差不多的下場，軍方不可能讓你活下去。

拾伍、逃亡生活

我們為了分散風險，逃到山上後便四散各自保命。我從少年時代就在農會做事，每天從淡水頭到淡水尾，不曉得要走幾十趟，有哪條路是我不知道的，有哪個角落是我沒去過的，完全不擔心沒有地方去。我逃往水梘頭，輪流借宿在幾個親戚、朋友家裡，他們住在田中央，雖然附近有兵營，但只要穿著不要和當地人差太多，誰會知道你是哪裡人？我藏匿在人家家裡無事可做，吃飯就跟主人家一起吃，不然便是把飯菜送到田邊給我，晚上我就睡在

13 據淡水鎮公所《民國 35 年埋（火）葬許可原簿》所載，吳有德的死因為「頭部及腹部貫通槍傷」所致，死於 1947 年 3 月 15 日，同月 17 日葬於下圭柔山，年僅 23 歲。轉引自周文泰，〈淡水傳奇人物 創蛇仔〉，《滬尾街》7（1993 年 8 月），頁 31。關於吳有德被捕與受難經過，淡水文史工作者紀榮達有詳細記述，見紀榮達，〈堅定不屈臺灣魂—吳有德〉，《滬尾街》6（1992 年 9 月），頁 30-34。

田梗旁。中國兵仔曾經來巡山，在離我住的地方不到 20 公尺處抓人，我躲在房子裡面，又不是大喇喇坐在路邊等著被抓，當然逮不到我。

住在山上的居民有時會上街買東西，自然能打探到一些消息，像是兵仔在哪裡巡山抓人、什麼人被打死，馬上就會知道。所以吳有德在他家被抓走，人被帶到關渡打死的事，過沒幾天我在山上就知道了。得知他的死訊當然很難過，不過我人在山上什麼事也不能做，就只是知道這件事而已。

我在淡水山上躲了 3 個月，下山後被通知要到憲兵隊去辦理自首，後來竟也就沒事了。¹⁴ 因為新來的軍隊才剛從大陸過來，沒有受過臺灣人抵抗的經驗，不像在這裡的外省人有人被打，恨臺灣人，再加上高層指示要他們不念舊惡，因此剛開始雖然採取嚴厲的作法，或許眼看沒有人反抗了，慢慢就放鬆管控，沒有打算繼續報仇。我認為最主要原因還是找不到名冊的關係，缺少直接證據可以「辦」我們青年隊，就連領導的隊長也沒有事，青年隊當中就只有沒有跑、在家裡被抓的吳有德一個人被打死。

二二八那時候少年家哪個人沒有反抗呢？差在反抗程度不同而已，參與其中的人也識實務，不會過分亂來。我們過往習慣日本人的作風，就是看不慣中國兵仔的所做所為。

拾陸、「逃兵風波」

民國 38 年（1949），孫立人準備要在高雄鳳山，重新整訓原為日本兵的臺灣人，¹⁵ 淡水鎮公所兵役科即通知我要到鳳山報到。承辦的兵役科科长

14 在《臺北縣自新人員名冊》的記錄中，盧金水與王福來、吳化育、許啟南、張坤土、吳錡淇、杜宗惠等人，「犯案經過」係在 1947 年 3 月 3 日參加水梘頭向國軍借槍，並於 5 月時辦理自新。見〈電送二二八事件自新份子名冊〉，《臺北縣政府》，臺北縣政府，檔號 A376410000A/0036/193.8/2/1/003，收錄於國史館「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庫」，<https://228.dnh.gov.tw/>（2021 年 1 月 19 日查詢）。故其逃亡時間應約 2 月餘。

15 1948 年初，因國共內戰態勢扭轉，孫立人有鑑於戰局惡化，備文向蔣介石建議，組訓曾受日本嚴格軍事訓練，並富有作戰經驗的臺灣在鄉軍人這股潛在武力，作為民眾武力的核心，以適應勘亂時期總體戰的要求。經蔣介石核可，於同年 4 月，飭令臺灣管區負責辦理徵召。隨即於高雄鳳山成立「臺灣在鄉軍人訓練班」，任命劉放吾上校為班主任，負責訓練工作。鄭錦玉編著，《碧海鈞沉回憶思錄：孫立人將軍功業與冤案真相紀實》（臺北：水牛出版社，2005 年），頁 333-334。

是位外省籍人士，他告訴我在訓練結束後，就可以升上中尉，但是那時我只想安份工作，沒有從軍的打算。

當時的行情是只要到他家裡「拜訪」一下，送個紅包就可以躲過徵召，我不願意這麼做，他便非要我去不可，逼我到兵役科領取往鳳山的車費，但我斷然拒絕他的要求，跑到臺北市躲起來。不到幾天的時間，在《臺北縣政府公報》上就公告我捲公款潛逃的消息，對我發布通緝。但其實也沒有人真的來抓我，我想「通緝」只是例行性的公告，從頭到尾只有那位兵役科科長找我麻煩而已。後來有人替我出面協商，才平息這場風波。

拾柒、中山堂任職

因為這件事情，臺北縣政府行文農會要解除我的職務，我為了避免造成農會上層的困擾，於是主動請辭。當時淡水鎮長杜家齊先生，¹⁶ 獲知我辭職的消息後，便安排我到淡水鎮公所工作。由於先前在農會的資歷，所以被安插在鎮公所的農務課。工作兩年，杜家齊鎮長卸任後，我便無意願再做下去，請辭了鎮公所的工作。

離開鎮公所後，經由淡水同鄉介紹，到臺北市中山堂任職。起初負責會計業務，2、3 年後升任總務組長，直到民國 79 年（1990）屆齡退休，那年我 65 歲。

拾捌、成立「高志慶生會」

經歷慘痛的護國丸沈船事件，在 19 年之後，也就是 1963 年 11 月 9 日

16 杜家齊（1885-1961），臺北淡水人。幼習漢學，1898 年入淡水國語傳習所，1902 年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至臺北市大龍峒公學校擔任勤務，隨後再轉至淡水公學校任職。1906 年去職後，擔任大阪商船南支航路廈門丸買辦，後轉職於辜顯榮經營之大和行。不久之後，投身於法界，並擔任廈門駐在事務主任，後榮轉廈門日支官。戰後，當選淡水首任間接選舉的鎮長。參考「臺灣人物誌（1895-1945）資料庫」<http://libdata.ascc.sinica.edu.tw:8080/whos2app/start.htm>。（2021 年 1 月 19 日查詢）

下午，我們 8 名劫後餘生的第二期同期生，在新北投的金臺灣旅社相聚。晚餐過後，我們在旅社的一角話說當年，懷念戰死的戰友，慶幸自己的重生，細數從軍時期的喜怒哀樂，也談及戰後辛酸苦辣的奮鬥過程，及至深夜仍意猶未盡。10 日凌晨 3 點 40 分，正是我們當年遭難的時刻，大家正襟危坐默禱 3 分鐘，祈求戰死者冥福。

當日上午離開前，我們堅定相互約定每年同時間前後集會一次，這便是「高志慶生會」的由來。隨後高志慶生會成為二期生聯誼團體，再發展為只要是海軍志願兵都能參加成為會員。在我們海軍志願兵之中，尚有第一期生的「海一會」、三期生的「高海會」等戰友會的設立，均屬純粹的聯誼組織。

高志慶生會名稱來源是因臺灣長期施行戒嚴，政府對臺灣人民的信心並不這麼堅定，對任何人民之間的互動都不放心，時以疑惑的眼光看待，故用「慶生會」也就是為某人生日舉辦的聚餐會為會名，比較不會引起當局的注意。

「高志」兩字，一般人並不知其來源，卻為我們曾是海軍志願兵的人所熟知。日本海軍有三大軍區，分別為橫須賀鎮守府、吳鎮守府以及佐世保鎮守府，殖民地朝鮮及臺灣則分別設有鎮海警備府與高雄警備府，這 5 處各有所屬的訓練機構海兵團存在。而士兵有「徵兵」及「志願兵」不同來源，兵科則分為水兵、整備兵、飛行兵、機關兵、衛生兵等等。所以在每個人的兵籍號碼前附有 3 字，分別為：所屬軍區、「徵」（徵兵）或「志」（志願兵），以及兵科，皆取其第一字，後面再接號碼。例如若為「高雄警備府」的「志願兵」，兵科是「水兵」，那麼他的兵籍號碼全銜即為「高志水 OOOOOO」（O 係號碼），以此類推……。

兵籍號碼等同在軍中的身分，若戰死亦會跟著進入靖國神社。現在到日本厚生省，只要講出本人所屬的兵籍號碼，還可以查出從軍時期的種種資料。所以「高志」兩字，就是由我們當年屬高雄警備府之志願兵而來。

拾玖、日本政府對不起臺灣兵！

我認為日本政府對不起臺灣人。戰後朝鮮人日本兵得到了該有的賠償，但臺灣人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對待。據聞日本政府所持的理由是中國政府主張以德報怨，不向日本求償。但那是中國政府的主張，當時我們是日本人，而且是日本軍人，日本政府怎能以此做為逃避責任的藉口？中國政府在大陸上受日本人欺凌，卻把怒氣遷怒在臺灣人身上，認為臺灣人的處境是臺灣人自己活該，這是我不能接受的！臺灣割讓給日本，並不是臺灣人出於自願，是由在中國大陸被日本打敗的清國政府未經臺灣住民同意，擅自將臺灣土地與人民當作戰利品割讓給日本，二戰後臺灣人卻被中國政府視同背叛者來對待，真是天理何在？

日本政府雖退還給臺灣人的戰前郵便儲金，但竟是以當年幣值的 120 倍退還，戰時 1 斤米才不到 1 毛錢，經 5、60 年後 1 斤米 20 幾圓的現在，還沒有加計任何利息，這是非常不合理的。還有臺灣在戰爭時期受到的損害，日本政府在戰後也沒有表示一點歉意，認為對臺灣已經盡了責任。在戰爭剛結束時，我曾親眼目睹高雄滿目瘡痍的景象，整個高雄幾乎被夷為平地，日本政府卻從未承擔過重建、賠償責任，對戰爭受難者連一點慰問的意思都沒有，我對此相當忿恨不平。

現在的日本政府努力在國際社會扮演救濟者的角色，對世界上許多國家進行援助，但對過去在臺灣 50 年的帝國主義統治，給臺灣人帶來的傷害，沒有表示過歉意。那些戰死的人，日本政府雖曾發給家屬 200 萬圓，卻是以「慰問金」的名義，而非「賠償金」的形式。我也曾聽聞日本議會有過提案，要發給戰後存活下來的臺灣人日本兵每人 60 萬圓左右的慰問金，而最終提案還是沒能通過，不通過的理由，竟然是臺灣人已經不具日本國籍，無法依照舊日本軍人身分進行賠償。日本政府不也未經臺灣人同意，就讓臺灣人失去日本籍，現在反倒以臺灣人非日本籍為藉口，不願意承擔過去臺灣人日本兵承受的苦難，這種理由我實在無法接受，我認為這不只是錢的問題，而在於日本政府道義上對臺灣人有很大的虧欠。



圖2 盧金水身著乙種國民服之青年時代身影。



圖3 就讀成淵學校時期的盧金水。



圖4 淡水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人員合影，二排左一為青年事務員盧金水。

資料來源：拍攝年代不詳，盧金水提供



圖 5 好友李英哲（時改日本姓吉里「よしと」）為第一期海軍志願兵。1944 年 3 月，由訓練所結業後返回淡水，與眾人相聚合影留念。此時盧金水（前排右二）也通過第二期海軍志願兵甄選，將進到訓練所受訓。戰後和盧金水共同參與水梘頭事件的吳有德（後排右二）亦在合影之列。

資料來源：1943 年拍攝，盧金水提供



圖 6 1944 年 8 月，盧金水由訓練所結業返歸淡水，與眾友人相聚合影（前排左一為盧金水），拍攝地點在今淡水捷運站附近。一身潔白海軍服的李英哲（前排中立者）則從高雄海兵團結訓準備前往菲律賓。這是李氏最後一次回到故鄉，1945 年 7 月 5 日，他在馬尼拉東方的ミライ（Umiray）戰死，距日本戰敗僅剩一個多月的時間。而吳有德（後排右二）則在二二八事件期間遭國軍槍殺身亡。

資料來源：1944 年拍攝，盧金水提供



圖 7 1944 年 7 月 31 日，休假結束出發前往高雄海兵團報到，攝於淡水車站前。盧金水與同為淡水出身的張東榮君等受到熱烈歡送。
資料來源：1944 年拍攝，盧金水提供



圖 8 第十三分隊人員合影，二排右六為盧金水，攝於高雄海兵團。
資料來源：1944 年 8 月拍攝，盧金水提供



圖 9 盧金水由高雄海兵團結訓，以普通科練習生身分，被選赴日本海軍
館山砲術學校深造。出發至日本前夕，利用短暫休假回到淡水故里。
右圖係盧金水與母親之合影。

資料來源：1944 年 10 月拍攝，盧金水提供

參考書目

壹、專書

洪致文，《不沈航母：臺灣島內飛行場百年發展史》。臺北：洪致文自費出版，2015年。

陳柏棕，《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臺北：國史館，2013年。

新北市淡水區公所，《淡水鎮志下冊》。新北市：新北市淡水區公所，2013年。

鄭錦玉編著，《碧海鈎沉回憶思錄：孫立人將軍功業與冤案真相紀實》。臺北：水牛出版社，2005年。

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7年。

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編，《海軍讀本》。東京：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1940年。

貳、論文

沈昱廷，〈日治末期臺灣陸軍部隊之駐防、作戰與臺人動員〉，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8年。

周文泰，〈淡水傳奇人物 创蛇仔〉，《滬尾街》7（1993年8月），頁30-31。

紀榮達，〈堅定不屈臺灣魂—吳有德〉，《滬尾街》6（1992年9月），頁30-34。

陳柏棕，〈臺灣囡仔造飛機：臺灣少年工〉，《臺灣學通訊》81（2014 年 5 月），頁 24-25。

曾令毅，〈「航空南進」與太平洋戰爭：淡水水上機場的設立與發展〉，《臺灣文獻》63：2（2012 年 6 月），頁 141-190。

參、網路資料

「認識成淵」網站（臺北市立成淵高中），網址：<http://163.21.105.19/teacher/post/176/1736>。

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庫（國史館），網址：<https://228.drn.gov.tw/>。

臺灣人物誌（1895-1945）資料庫（中央研究院），網址：<http://libdata.ascc.sinica.edu.tw:8080/whos2app/start.htm>。

臺灣日誌資料庫（中央研究院），網址：<http://libdata.ascc.sinica.edu.tw:8080/twchrapp/start.htm>。

Young Age: interview record of Mr. Lu Kin-sui

Chen Po-tsun *

Abstract

Mr. Lu Kin-sui(1925-2021) born in Ching-sui street, Tamsui Town.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Tamsui elementary school, worked in Tamsui Farmer's association, and studied night class of Chen-yuan high school. After World War II, he changed to work in Taipei Zhongshan hall until retired as Director of General Affairs.

Lu served as Navy volunteer in April 1944. Then selected to train in Japan Navy artillery school. On Nov 10, 1944, he arrived to Japan by Cruiser. Then bombard and sink under US submarine. Only 88 people survive, Lu is the lucky one.

After World War II, Tamsui young people welcome the coming of new government, Lu and partners organized Tamsui Youth team. They met lots things during 228 Event. Some partner arrested and attacked by army, finally the team disbanded. Lu talked the story about his former teammates.

Keywords : Lu kin-sui, Gokoku Maru, Taiwan Navy Volunteer, 228 Event

* Assistant Researcher, Preparatory Office of National Railway Museum.

